

2864 年 9 月 13 日，雅莎渥

夜色中的行军——显然是气势上的恐吓，因为闪烁的白光即使是从雅莎渥内地也看得清楚。几个年代的界碑瞬间即被踏在脚下。阿瓦诺的将士无望的看着自己的身体被雷光的利刃穿透，最后一丝意识里闪过熊熊燃烧的森林，亮如白昼。而侥幸逃生者则发现自己已深处亚卅，也只余了于阴暗处哀叹人生可悲的份了。仲秋的月色惨白的照在焦黑的土地上，有什么东西闪过一丝并非黑白的色彩，却又黯淡了，如同向着虚无妥协了一样。几日之间，雅莎渥的全部正规军或随着驳船远航，或归于尘土，或如飞灰飘散，等待着最终的归宿。总之，是不再存在于这个沉没岛上了。

2864 年 9 月 16 日深夜，雅莎渥港

...总之，时候最终是到了。

炽白的光织最终是进入了港口的窄巷。最后一批逃离者们正翘首等待着渡轮的归来。

Velantis 的身形最终是与迎面扑来的光线碰撞在了一起。那光竟自扑来以后第一次退后了两步。但这暂时的退后并没有标志着转机——待后继者最终找到港口的方向而扑来后，防线仍然只能像大石被流水推动一般的后退。她的刃尖，也不期染上了一丝白色的光晕，但很快便在夜色的交织中消散了。

已经退到了港口最终的木板上了。虽然地形有限，涌来的敌人的数目严格上也不算太多，但相对一个而言还是远大于的。先前，她只是借着窄巷的地形才能勉强维持，已经在这样的劣势下，也无可逆转了。

「快上来！」

Velantis 转头向正离岸的渡轮作猛的一跃，将将踩在右舷的边上。紫黑的弧光围绕着她，几乎要与夜色融为一体了。

总算...安全了？

但雷刃砍下的破碎声打破了一切幻想。

...败了...

...我还是...没法改变...

身体撕裂般的疼痛，几声落水声。睁开眼预备面对来世的光景，但自己的身体仍然稳站在船舷之上，将将离岸的帆船，模糊的岸边闪烁的光，恍惚是村落的灯火通明——瞬间的恍惚，似乎灯火也离开地面，延伸到空中与繁华的人潮中了。

只是意识到这沉默长得令人慌张，才意识到，有些事，也已经晚了。

半是出于力竭，半是出于悲伤，**Velantis** 也跪在了船舷上，晕眩一阵阵的袭来。手臂上已是一大片的伤，但也没有精力去管了。

2864 年 9 月 17 日夜，亚卅，伊奥薇。

结束了。三个月的期限是 **23** 日，不过无论如何，结束了。火已燃尽了岛上一半的森林，现在，他得去准备如何去见那支军队了。

拆开新的一纸信件。

...君，**H** 报，新士卒昨夜战后痛苦极，或穿心而亡，或病入膏肓，无可救药...

...看来不用去见了。

Ylroa 打点行李，准备搭上回卡拉刹的船。亚卅全然不会变化，除了面积又大了一些。

去面对那些永远不知疲倦的记者。

2864 年 9 月 19 日晚，阿瓦诺，^{Canagero}卡纳莫。

渡轮缓缓的靠岸。最后一批撤离亚卅的人们缓缓的走下了船舷——还是有人没能逃离亚卅，但相对这一撤离的巨大成功，为数已是极少。

但他们可能再也无法逃离了。

那以后的几天，滴诺何的大小邮报头条都充满了有关的新闻。

2864 年 9 月 25 日，亚卅，锥平原底

...

十分遥远的滴水声，若有若无。

...

彻骨的冰冷感唤醒了 **Nybiri**。

...

没有人？

...

一切都...结束了？

但却没有挣扎。什么都没有做。

...为什么？

...

亚卅...

...

走入幻视当中，**Retora** 低着头，光线也黯淡了许多。没有一丝声音的寂静中，交替的响起的耳鸣令人抓狂。**Nybiri** 眨了眨眼，石窟里的水已经涨到封堵住最后一丝气体与外界沟通的通道了。

铁链无力的垂下，已被一刀两断。水底，杂乱的引导牌一直延伸到洞口。水浸得身上有些不舒服，也便不认真看，径直游向了出口的方向。乱石渐多，最终完全封堵住了道路。漂浮着，勉强辨认着方向，却也用不上力，细碎的一丝光线也弥散入水中，磐石丝毫没有移动

的意思。于是只能一块一块的用手去抠出石块,就像以前在矿洞里所做的。如果有什么工具,速度一定会快很多,但她只有徒手。

...

...头顶最终又浮出了水面。却又茫然的坐下了,只有脚边汨汨汇入矿洞深处的水流依旧。

2864 年 9 月 29 日, 阿瓦诺, 卡纳莫。

姐姐, 你真的要...

湖畔, 枫叶簌簌的落下, 便随着湖面的波光离岸而远去了。

灰蓝长袍的身影完全没有理会她的请求。

而谁人在湖对岸的树下, 拂去纸上的落叶, 描绘着渐淡的天光。

她又想了一下, 便把一张图像分开为二了。